

## 主題：文學與政治

談戰爭，總是令人想起血淋淋的畫面，逃難的人，驚慌失措的眼神，奔竄的車隊和荒土上的屍體。在這篇作品中，我們從一個孩童的角度，透過他的描述，從「學校」、「鐘」、「女孩」與「情書」貫串著大時代的動亂與戰爭。代表著紅色、活潑、希望的小女孩，鮮明形象如同那將萌芽的愛苗，只因殘酷的戰爭，奪去了人生美好的夢想，造成無法彌補的遺憾。作者以文學的力量，細膩而深刻的寫出戰爭的可怕，可看作是一首史詩。

### 紅頭繩兒

王鼎鈞

一切要從那口古鐘說起。

鐘是大廟的鎮廟之寶，鏽得黑裡透紅，纏著盤旋轉折的紋路，經常發出蒼然悠遠的聲音，穿過廟外的千株槐，拂著林外的萬畝麥，薰陶赤足露背的農夫，勸他們成為香客。

鐘聲何時響，大殿神像的眼睛何時會亮起來，炯炯的射出去；鐘聲響到那裡，光就射到那裡，使鬼魅隱形，精靈遁走。半夜子時，和尚起來敲鐘，保護原野間辛苦奔波的夜行人不受邪祟……

廟改成小學，神像都不見了，鐘依然在，巍然如一尊神。鐘聲響，引來的不再是香客，是成群的孩子，大家圍著鐘，睜著發亮的眼睛，伸出一排小手，按在鐘面的大明年號上，嘗震顫的滋味。

手挨著手，人人快活得隨著鐘聲飄起來，無論多少隻小手壓上去，鐘聲悠悠然，沒有絲毫改變。

校工還在認真的撞鐘，後面有人擠得我的手碰著她尖尖的手指了，擠得我的臉碰著她紮的紅頭繩兒了。擠得我好窘好窘！好快樂好快樂！可是我們沒談過一句話。

鐘聲停止，我們這一群小精靈立刻分頭跑散，越過廣闊的操場，衝進教室。再遲一分，老師就要坐在教席上，記下遲到的名字。看誰跑得快！可是，我總是落在後面，看那兩根小辮子，裹著紅頭繩兒，一面跑，一面晃蕩。

……如果她跌倒，由我攙起來，有多好！

我們的家長從兩百里外請來一位校長，校長來到古城的時候牽著一個手指尖尖，梳著雙辮的女兒。校長是高大的、健壯的、聲音宏亮的漢子，她是聰明的、傷感的、沒有母親的孩子。家長們對她好憐愛、好憐愛，大家請校長吃飯的時候，太太們把女孩擁在懷裡，捏她，親她，解開她的紅頭繩兒，問：「這是誰替你紮的？校長嗎？」重新替她梳好辮子，又量她的身裁，拿出料子來，問她那一件好看。

在學校裡，校長對學生很嚴厲，包括對自己的女兒。他要我們跑得快，站得穩，動作整齊畫一。如果我們唱歌的聲音不夠雄壯，他走到我們面前來叱罵：「你們想做亡國奴嗎？」對犯規的孩子，他動手打，挨了打也不准哭。可是，他絕對不禁止我們拿半截粉筆藏在口袋裡，他知道，我們在放學回家的路上，喜歡找一塊乾淨牆壁，用力寫下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」。大軍過境的日子，他不處罰遲到的學生，他知道我們喜歡看

兵，大兵也喜歡摸著我們的頭頂，想念自己的兒女，需要我們帶著他們找郵局，寄家信。

「你們這一代，要在戰爭中長大。你們要早一點學會吃苦，學會自立。挺起你們的胸膛來！有一天，你們離開家，離開父母，記住！無論走到那裡，都要挺胸抬頭……」

校長常常這麼說。我不懂他在說什麼。我怎麼會離開父母？紅頭繩兒怎麼會離開他？如果彼此分散了，誰替她梳辮子呢？

……

蘆溝橋打起來了。那夜我睡得甜，起得晚，走在路上，聽到朝會的鐘聲。這天，鐘響得很急促，好像撞鐘的人火氣很大。到校後，才知道校長整夜守著收音機沒合眼，他抄錄廣播新聞，親自寫好鋼板，喊醒校工，輪流油印，兩人都是滿手油墨，一眶紅絲。小城沒有報紙，也只有學校裡有一架收音機，國家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，不能讓許多人蒙在鼓裡。校長把高年級的學生分成十組，分十條路線出發，挨家散發油印的快報。快報上除了新聞，還有他寫的一篇文章，標題是「拚到底，救中國！」我跟紅頭繩兒編在一個小組，沿街喊著「拚到底，救中國！」家家戶戶跑到街心搶快報。我們很興奮，可是我們兩人沒有交談過一句話。

送報回來，校長正在指揮工人在學校的圍牆上拆三個出口，裝上門，在門外的槐樹林裡挖防空坑。忙了幾天，開始舉行緊急警報的防空演習。警報器是瘋狂的朝那口鐘連敲不歇，每個人聽了這異常的聲音，都要疏散到牆外，跳進坑裡。校長非常認真，提著籐鞭在樹林裡監視著，誰敢

把腦袋伸出坑外，當心籐鞭的厲害。他一面打，一面罵：「你找死！你找死！我偏不讓你死！」罵一句，打一下，疼得你滿身冒汗，哭不出來。

校長說得對，汗不會白流，貼著紅膏藥的飛機果然來了。他衝出辦公室，親自撞那口鐘。我找到一個坑，不顧一切跳下去，坐下喘氣。鐘還在急急的響，鐘聲和轟隆的螺旋槳聲混雜在一起。我為校長擔心，不住的禱念：「校長，你快點跳進來吧！」這種坑是為兩個人一同避難設計的，我望著餘下的一半空間，聽著頭頂上同學們簌簌的腳步響，期待著。

有人從坑邊跑過，踢落一片塵土，封住了我的眼睛。接著，撲通一聲，那人跳進來。是校長嗎？不是，這個人的身軀很小，而且帶來一股雪花膏味兒。

「誰？」我閉著眼睛問。

「我。」聲音細小，聽得出是她，校長的女兒！

我的眼睛突然開了！而且從沒有這樣明亮。她在喘氣，我也在喘氣。我們的臉都紅得厲害。我有許多話要告訴她，說不出來，想嚥唾沫潤潤喉嚨，口腔裡榨不出一滴水。轟隆轟隆的螺旋槳聲壓在我倆的頭頂上。

有話快一點說出來吧，也許一分鐘後，我們都要死了……要是那樣，說出來又有什麼用呢……

時間在昏熱中過去。我沒有死，也沒有說什麼。我拿定主意，非寫一封信不可，決定當面交給她，不能讓第三者看見。鐘聲悠悠，警報解除，她走了，我還在坑裡打腹稿兒。

出了坑，才知道敵機剛才低飛掃射。奇怪，我沒聽見槍聲，想一想，坑裡飄進來那些槐葉，一定是槍彈打落的。第二天，校長和家長們整天開會，謠言傳來，說敵機已經在空中照了相，選定了下次投彈的地方。前線的戰訊也不好，敵人步步逼進，敏感的人開始準備逃難。

學校決定無限期停課，校長打算回家去抗戰，當然帶著女兒。這些可不是謠言。校長為人太好了，我有點捨不得他，當然更捨不得紅頭繩兒，快快朝學校走去。我已經寫好了一封信，裝在貼身的口袋裡發燙。一路宣著誓，要在靜悄無人的校院裡把信當面交給她……怎麼，誰在敲鐘，難道是警報嗎——不是，是上課鐘。停課了怎麼會再上課！大概有人在胡鬧吧……我要看個究竟。

學校裡並不冷清，一大群同學圍著鐘，輪流敲鐘。鐘架下面挖好了一個深穴，帶幾分陰森。原來這口鐘就要埋在地下，等抗戰勝利再出土。這也是校長的主意，他說，這麼一大塊金屬落在敵人手裡，必定變成子彈來殘殺我們的同胞。這些同學，本來也是來看校長的，大家都有點捨不得他，儘管多數挨過他的籐鞭。現在大家捨不得這口鐘，誰都想多聽聽它的聲音，誰也都想親手撞它幾下。你看！紅頭繩兒也在坑邊望鐘發怔呢！

鐘要消失，紅頭繩兒也要消失，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要毀壞變形。鐘不歇，人不散，只要他們多撞幾下，我會多有幾分鐘時間。沒有人注意我吧？似乎沒有，大家只注意那口鐘。悄悄向她身邊擠去，擠兩步，歇一會兒，摸一摸那封信，忍一忍心跳。等我擠到她身後站定，好像是翻山越嶺奔波了很長的路。

取出信，捏在手裡，緊張得發暈。

我差一點暈倒。

她也差一點暈倒。

那口大鐘劇烈的搖擺了一下。我抬頭看天。

「飛機！」

「空襲！」

在籐鞭下接受的嚴格訓練看出功效，我們像野兔一樣竄進槐木，隱沒了。

坐在坑裡，聽遠近炸彈爆裂，不知道自己家裡怎樣了。等大地和天空恢復了平靜，還不敢爬出來，因為那時候的防空知識說，敵機很可能回頭再轟炸一次。我們屏息靜聽……

很久很久，槐林的一角傳來女人的呼叫，那是一個母親在喊自己的孩子，聲嘶力竭。

接著，槐林的另一角，另一個母親，一面喊，一面走進林中。

立刻，幾十個母親同時喊起來。空襲過去了，她們出來找自己的兒女，呼聲是那樣的迫切、慈愛，交織在偌大一片樹林中，此起彼落……

紅頭繩兒沒有母親……

我的那封信……我想起來了，當大地開始震撼的時候，我順勢塞進了她的手中。

不會錯吧？仔細想想，沒有錯。

我出了防空坑，特地再到鐘架旁邊看看，好確定剛才的想法。鐘架炸塌了，工人正在埋鐘。一個工人說，鐘從架上脫落下來，恰好掉進坑裡，省了他們很多力氣。要不然，這麼大的鐘要多少人抬得動！

站在一旁回憶剛才的情景，沒有錯，信在她的手裡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反覆的想：好了，她能看到這封信，我就心滿意足了。

大轟炸帶來大逃亡，親族、鄰居，跟傷兵、難民混在一起，滾滾不息。我東張西望，不見紅頭繩兒的影子，只有校長遠遠站在半截斷壁上，望著駁雜的人流發呆。一再朝他招手，他也沒看見。

果然如校長所說，我們在戰爭中長大，學會了吃苦和自立。童年的夢碎了，碎片中還有紅頭繩兒的影子。

征途中，看見掛一條大辮子的姑娘，曾經想過：紅頭繩兒也該長得這麼高了吧？

看見由儻相陪同、盛妝而出的新婦，也想過：紅頭繩兒嫁人了吧？

自己也曾經在陌生的異鄉，摸著小學生的頭頂，問長問短，一面暗想：「如果紅頭繩兒生了孩子……」

我也看見許多美麗的少女流離失所，人們逼迫她去做的事又是那樣下賤……

直到有一天，我又跟校長見了面。儘管彼此的面貌都變了，我還認識他，他也認得我。我問候他，問他的健康，問他的工作，問他抗戰八年的經歷。幾次想問他的女兒，幾次又吞回去。終於忍不住還是問了。

他很嚴肅的拿起一根煙來，點著，吸了幾口，造成一陣沈默。

「你不知道？」他問我。

我慌了，預感到什麼。「我不知道……我真的不知道。」

校長哀傷的說，在那次大轟炸之後，他的女兒失蹤了。他找遍每一個防空坑，問遍每一個家庭。為了等候女兒的消息，他留在城裡，直到聽見日軍的機關槍聲……多年來，在茫茫人海，夢見過多少次重逢，醒來仍然是夢……

怎麼會！這怎麼會！我叫起來。

我說出那次大轟炸的情景：同學們多麼喜歡敲鐘，我和紅頭繩兒站得多麼近，腳邊的坑是多麼深，空襲來得多麼突然，我們疏散得多麼快……只瞞住了那封信。我一再感謝校長對我們的嚴格訓練，否則，那天將炸死很多孩子。校長一句話不說，只是聽。為了打破可怕的沈默，我只有不停的說，說到那口鐘怎樣巧妙的落進坑中，由工人迅速填土埋好。

淚珠在校長的眼裡轉動，嚇得我住了口。這顆淚珠好大好大，掉下來，使我更忘不了那次轟炸。

「我知道了！」校長只掉下一顆眼淚，眼球又恢復了乾燥。「空襲發生的時候，我的女兒跳進鐘下面坑裡避難。鐘掉下來，正好把她扣住。工人不知道坑裡有人，就填了土……」



「這不可能！她在鐘底下會叫……」

「也許鐘掉下來的時候，把她打昏了。」

「不可能！那口鐘很大，我曾經跟兩個同學同時鑽到鐘口裡面寫標語！」

「也許她在往坑裡跳的時候，已經在轟炸中受了傷。」

我仔細想了想：「校長，我覺得還是不可能！」

校長伸過手來，用力拍我的肩膀：「老弟，別安慰我了，我情願她扣在鐘底下，也不願意她在外面流落……」

我還有什麼話可說？

臨告辭的時候，他使用當年堅定的語氣告訴我：

「老弟，有一天，咱們一塊兒回去，把那口鐘吊起來，仔細看看下面……咱們就這樣約定了！」

當夜，我做了一個夢，夢見我帶了一大群工人，掘開地面，把鐘抬起來，點著火把，照亮坑底。下面空蕩蕩的，我當初寫給紅頭繩兒的那封信擺在那兒，照老樣子疊好，似乎沒有打開過。

出處：《碎琉璃》爾雅出版社

品味時間：

1.你讀過的中外文學中，請彼此分享有哪些是描寫戰爭的文學作品。

## 2.如果你是作者，這篇作品的結局會是如何？

作者 王鼎鈞之生平：

山東臨沂人，抗戰軍興隨軍隊渡海到台，轉入新聞界服務，在中廣撰寫廣播劇，後入中國時報編人間副刊。也曾在中學教過書。他的寫作範圍多元化，詩、散文、小說、劇本、雜文，其中以散文最具感性與知性。王鼎鈞除以本名結集的作品外，也以「方以直」的筆名發表雜文等作品。他曾獲行政院新聞局圖書著作金鼎獎、中山文藝創作獎、時報文學獎推薦獎。

他獻身寫作四十餘年，全身投入，熱情不減。他以雅潔的語文，表達深遠的寄托。他流暢的文筆，記錄一個自抗日戰爭到播遷台灣的時代，充滿動亂、變遷和矛盾的時代。在他作品的字裡行間，可以看到中國人的眼淚和痛苦，但也看到中國人的微笑和希望。憑藉他的觀察力，想像力，寫出了他最好的散文。文筆瀟灑、句型漂亮，音節優美，更重要的是他厚重的文字根底，即是不令人注意的一個字，都有它應占的位置和份量。王鼎鈞一九八九年底移民來美，仍然勤奮寫作，未曾稍懈。

